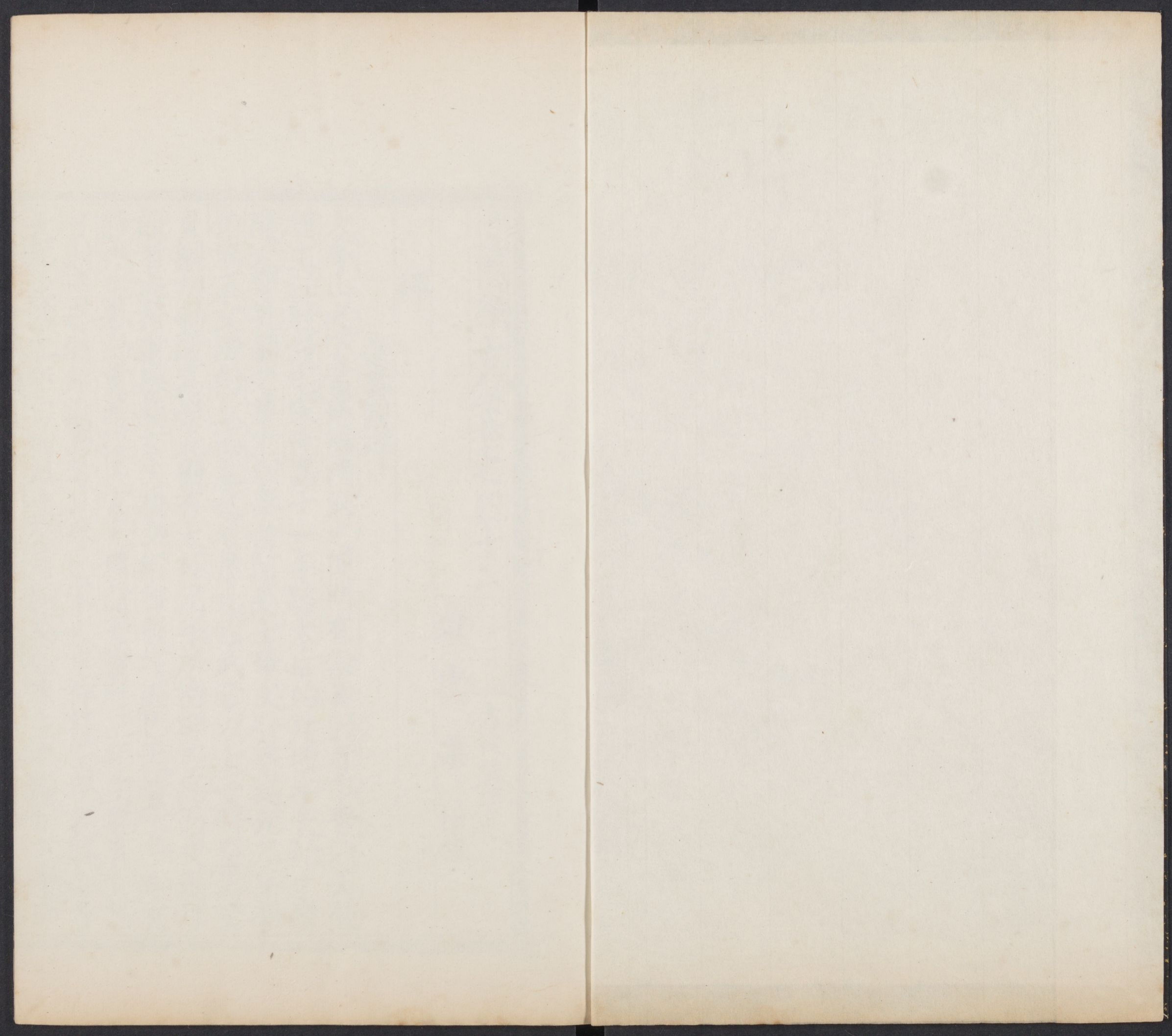


T5390/4450(20)

20



道國學古書卷之四十八

方外書五

碑

大茅山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門之便門有宗廟殿者太晉祠天觀  
 館主任教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大始中  
 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高士華文時齊建元二年勅  
 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  
 貞觀初勅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  
 識者左拾遺孫處言文揚函經考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  
 靜先生奉勅重修復民百家備備其費曆三年主者有智思  
 實則因器物毀而者其者出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  
 大元聖治二年句容人史張君剛其始末主之碑於不遠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碑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觀  
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  
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  
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  
貞觀初勅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  
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揚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  
靜先生奉勅重脩復民百家備脩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  
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  
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



方外藁五

集 伯生

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受言大  
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  
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  
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  
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其豈  
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  
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充前殿  
基爲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爲玄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  
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太茅南面諸  
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非  
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  
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  
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

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  
年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  
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說嘗從  
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爾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  
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二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  
文而告之願畢力效字所著外史山世集二卷碧巖玄會錄  
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烏乎自任君始居此  
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  
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闕而有待  
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  
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  
方外友竒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闢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

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  
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  
液不食何年喪遺覽白雲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  
節勞午致纁壁爾來蕭條世代隔  
文士漫畫誰其啓  
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鳥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  
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為祈僊總真洞天相傳黃帝曾  
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  
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  
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燬于寇道士游大成作之  
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  
內附 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為之而宮日廢道士

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  
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

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二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  
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二十九代天師及玄教大  
宗師請以宮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宮事聞有旨從之泰  
定二年也嗣棋遂承

詔徧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玄妙觀得謁

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有旨  
更賜號曰教門真士玄明通道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  
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勒文表之乃  
為著銘曰

縉雲之虛有峻其高旁無引緣上千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邈  
遼祠宇在焉冲融消搖微音出空豈其下邀有宮有廬有壇

有時天光照宣百靈萃止疵癘不作錫我縣社室有壽者孫  
曾婦子不知不識明梁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  
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澹乎無爲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  
民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  
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磬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  
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爲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  
大歷五代及宋靈異其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  
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  
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  
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爲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  
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

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勅賜  
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  
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  
王其號自一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  
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儲前代之舊非闕歟  
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  
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磬之祭歲月相望  
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以尉民人敢以爲告於是中書  
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  
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  
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  
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某也新王之廟而  
大之者某某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

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蹇占山北見有烹羔相酪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驟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以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况石磬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享神之辭曰  
坎、伐鼓石磬之下注醪盈觴鮮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于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  
天子之枯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孺鬼去我蠱鼠囓我大田寧我屋宇尔安我依至于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都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昇岩顯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筠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  
英宗皇帝念茲寺爲  
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爲司徒以重其事壽公以爲溫公昔事  
世祖豪卓瑰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爲而歿蓋



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石紀事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 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羣玉內司亞尉阿兒思蘭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屬文以賜之 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 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字其玉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髮焉無還當由公主淨土蒞衆甚嚴師不以為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

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歡之為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為世祖知遇侍帷幄為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二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 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永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

門人或勸之少憇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  
請與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  
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  
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  
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  
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  
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雍須髮者十七  
入道宮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眾賴  
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  
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  
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  
心舌牙不壞眾庶培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

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  
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於混一海內  
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魏然  
赫然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為宗  
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  
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  
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  
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為羣  
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  
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為紛更入主出擊天子有  
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

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  
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為書為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  
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誅有辭失之若  
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  
喜之史臣屬辭以係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  
之士望崖而退者或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峰和尚師  
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整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  
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  
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  
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

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辨焉緇素及  
門自以為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  
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  
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  
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為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  
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

慧禪師賜御名曰正覺禪師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太尉審王二

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

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二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

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二朝每為上道之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

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閻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  
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以  
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沛沐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  
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  
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  
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  
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  
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  
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妄  
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  
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  
闕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為退休

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  
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  
僧臘三十七 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  
之草庵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  
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以西岡之上而塔焉  
後七年為天曆二年正月甲子 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  
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  
與塔名而汝為之銘俾其門人單檀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  
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  
專 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  
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  
也請製智覺禪師法雲塔之銘曰  
魏 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喜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夏言多

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  
遐曠師子巖置死為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在叟登  
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  
扶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為出一手砭炳塗  
摩搖曾鍊身紛然百為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  
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敷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  
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為得人七傳為揚岐白  
雲五祖圓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者灼有端緒不可  
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  
之初門戶巖峻波瀾浩湯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  
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為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

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庵華密庵傑破庵先無範 演化  
之宏與慧相望至於雪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尊宿  
漸向寂寞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甚方便而鑑可極嚴絕得  
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  
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倡  
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  
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  
於雙林又依東叟頴於淨慈掌內記石林輩至淨慈師亦侍  
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尤敬之諸分座說法凜二諸老之餘  
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昂發明咸器重之爭以得師為重而師  
曾不以此自足迺見巖公于杭遇諸塗巖舉黃龍見慈明事  
問之巖印其頴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遣書招之甫至  
遽請為第一座一日室中巖舉臨濟在黃蘗二度喫六十拄

杖因忍向大愚助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  
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有曰吾以此擔累汝師  
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巖果化去眾以為佛祖向上一  
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  
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白狗  
子聞柱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獼徑橋吞却集雲峯是  
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  
嚴有誘掖而無假借裨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  
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為文章清麗高古曷絕塵俗西江之  
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遺傲睨一卮及見師嗒然自失者  
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  
間有之然則况於為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寇攘之厄師隨  
葺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

所能者歲飢師每食必與眾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炷爨嘗  
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為飲  
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  
城府官民緇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杭  
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  
行省稟 朝旨迎師居之表人士號慕渡挽或訴有司留之  
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  
口翕然以為不媿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眾歸  
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  
請從者并凡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峰聯  
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歲人長者重  
施以為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為是  
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

禮師不爲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  
由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  
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  
圓之號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  
時官外護宗教戒勅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  
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  
出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岩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  
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絕  
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  
仰山古有二龍二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  
岩桂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

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  
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某父未克  
爲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  
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  
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參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使殿  
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

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臣集爲文臣集頓  
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蹤二岩瀑春雨時  
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  
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弥天竹樹綿密古雪在山巖  
絕人蹤畧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儒童本智帝網交參  
珠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二雷音不興羣蒙共酣集雲之

峯雙徑之塢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定華諸天  
唱言辨才不夸聖皇御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  
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魏二靈山儼然高會  
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弥  
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方外集四

銘

晦機禪師塔銘

雍虞集伯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  
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糾  
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  
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無所為乎斯出者矣其卒為  
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  
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  
師者諱其姓唐氏世為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  
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士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  
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



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坐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悔機爲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領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揚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之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蘆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宮以讓簡

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嚴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垂見門下以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閻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空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二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

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  
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  
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  
參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鑑故  
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  
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  
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  
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  
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庵居  
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  
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  
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

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整我紓  
而父鼓鐘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  
滿天下濕慈湯宣心泯物化來叅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  
不留固愚今去而亡俯仰無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  
惜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荊州人  
自天台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  
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  
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爲著法堂  
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  
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  
附國朝荆爲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

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歿  
藏舍弟于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  
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  
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  
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  
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爲  
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子  
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  
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  
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  
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  
律年十二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  
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

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尊舒金芭臂摩其頂呼之爲  
掬多者九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爲掬多何不禮拜師  
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奇事指授  
繪者寫其所觀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瑄者  
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衆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爲  
具舉至大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爾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  
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  
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

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漣爲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  
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爲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  
授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旣皆成之別建毘  
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二參於壁下嚴兩金剛高

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鐘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閔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爲求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爲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綆至則見若於菟守之廼悔愧以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以贍衆先奪於豪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畜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論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音千拜頌衆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衆叙別衆舉座元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跣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白雲覆地山谷悲慄南土旱災驟變寒慄入籠逾夕顏貌如生闍維之餘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世壽五十五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精藍三十六所玉泉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顯或微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叢林學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豈乏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得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嘗西望踟躕而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我聞鞠多於法大護籌盈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宿因現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

之埃前哲寥寥二鼓魚絕音師始爲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  
瑰珠璧纓絡幡蓋充滿嚴飭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  
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衆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大威力  
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固師於  
是時鳴大法鼓四衆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  
十二年常如一日天華散隊以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  
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以象  
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  
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  
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  
孤絕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

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  
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  
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  
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末之世  
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尚家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雲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千數皆其法嗣師  
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  
以接後人寥寥二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  
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  
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  
氏父太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  
州德清縣能食不茹暈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

於人世事情無所知姿貌疑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  
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  
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  
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  
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  
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窻櫺話師聞之忽生大  
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  
璃瓶峯曰莫作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隊有省即詣  
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  
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捫蘿  
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  
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

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取壁忘廢寢食夜  
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  
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  
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  
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螻蛄虫  
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  
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  
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  
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峯令見師二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  
此又叅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  
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  
年還山見峯二云大有久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  
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

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眾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峰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詢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衆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觸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宜爾無

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跣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 詔命宣政院使賚香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智明正覺普度大師 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任住持普慈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天日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

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嘗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二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葦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二天目鼓鍾朝夕龍象入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闕一闕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酃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涇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求爲之著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求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動見地之實到漢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崖險以驚眩誅命於魑魅魍魎狐兔虎狼之窮山曾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刹以爲崇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以求決擇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爲衣食進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



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隱括叙而錄之無愧辭矣  
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太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  
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童血不接於喉吻清苦  
剛立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  
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  
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巖公上堂云學者  
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妄  
語師默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為眾僧滌廁等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涅槃堂醫  
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  
觸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  
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二相不生  
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

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  
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遍燭自信踴躍不已振衣扣  
方丈通悟巖連舉八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  
是甚麼朕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  
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眾中六年當我 國朝  
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巖於中宇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  
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  
歸掌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甚處  
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踴  
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  
石獅子笑舞不已巖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  
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巖敲面前  
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撒倒勢巖云云一采

兩賽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爲什  
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  
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  
巡堂汝打睡道得即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  
無處下金鞭巖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爲號二十五年戊子歲  
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嘗寨之以避兵  
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骨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畜  
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居焉師與其徒數人茆舍  
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  
之戒其怪遂息酃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  
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  
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爲先倡嘗構日盛爲大精藍四

方禪初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旣設大弘  
雲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爲  
有妨於工程也行叅坐究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  
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叅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  
命處直使如虛空不挂纖豪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激切類  
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  
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  
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  
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梗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  
餘人師之友曰陟崖惑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爲僧又同  
得法於雲巖而惑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桃源法席相  
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  
之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蓋歛山之遺骨而瘞

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藏焉其用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厲學者弟子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器函蓋而斂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模畫之因歎曰師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空傳久奉七徵者猶有待於刹竿之倒西來直指通宵立雪者曾不辭於斷臂之艱猶獠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閑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

海暗機傳者寥二每興翹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放全收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闕微服跣涉殊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衆多班二可考遇風即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雲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猶恐無纖毫之分以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豎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言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哉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閑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叙是事傳之方來蓋以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漸源覓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爲涇言者乃述贊以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墻壁  
木石不着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塵  
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山河体宇宙可包  
括刹二見法身佛說衆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實以我  
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  
嚴靜無變異天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凜二金剛王過去不  
思議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偉哉顧盼雄一見更不疑拈  
草作梵刹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  
流不昧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  
宰堵波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方外藁六

碑

雍 虞 集 伯 生

真太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  
禱祠禮讓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大道者以苦  
節危行爲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以徇世李俗爲  
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  
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伴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  
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孝湮泯斯盡惟是爲道家者多  
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  
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  
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

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獻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乂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專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著書以名其孝文多奇奧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爲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縉紳先生則納筵杖策往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翰林李士吳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寶宮之別業其

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孝者所尊信因必其可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而喑之曰始吾孝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木則有本水則有原矣吾師之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吳公之文行是旣爲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爲之辭予旣思吳公知張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爲之次第曰真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今爲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齎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二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

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愿怒人也事稼穡惟  
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爲行軍百夫長疑其惰也  
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酈希成真  
人居懷來水峪之大玄宮往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  
其文書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  
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蛻其徒  
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  
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願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爲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  
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真人  
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 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  
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 道教事又賜 璽書褒護之自是  
眷遇隆隆 中宮至召見親賜袍焉安童丞相嘗病其人視

之立差時甚神之 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爲崇教禮助者  
多至五十餘通而 實都而王又爲剏庫藏脩宮宇廣門墻  
充田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 年加封其祖  
師錫賚尤厚使人立碑棣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 詔修大  
內延春閣下賜予徧及其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  
而升仙矣始涿有童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  
號岳祖 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  
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  
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  
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爲真人  
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  
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  
槩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爲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溼前哲攸  
病益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二補息泯二弗繫弗刻混然  
樸淳萬僞日滋莫而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二千  
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徵信玄契導和以興  
涿鹿之阿樂丘崔嵬矧畏疵癘鞭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  
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  
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焉不爲之動存乎中者淵  
焉不見其窮坤二乎充二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  
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  
居若思昂弟三人旣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爲養  
其母某夫人知公志使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自約人

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  
在從而締驩者若飲醇而飲甘豪者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  
不慊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  
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  
所見者晚歲歸爲親壽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二感動及歿  
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  
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  
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爲難能然公再  
罹鉅創形氣向芥而爲生之道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  
虛一旦化去隕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  
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  
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世祖皇帝肇設玄教身爲大宗師擇可以受其傳者非奇材

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爲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旨禱雨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其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泳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迥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觀化好爲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

又寶黃錄之齊科

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抗抗方

早徧禱弗應行省丞相荅刺罕候公以爲請公坐爲致雨告足抗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數卷耳幾無以爲歟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其年月日提點舒某其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二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某父諱某銘曰

真人癡驚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歲年兩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謬謬曷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



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楚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李於紫極宮遂爲道士稍長游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譽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摺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

或嘯咏以樂或簡默以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脩儀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予見之固異其有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爲古仙竒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曰予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予之游湖州聞其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時仍改至元之元

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柏梗楠鬱乎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采蘭於斯也其弟子陳子靖龔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袁用宏以所遺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珩君在時嘗求予識其父墓頗詳上方為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掠荒過之留君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斯人哉至京師為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為復宗歿數年君集眾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蓰

具在此其為觀中買田以食眾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為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為其人一來也乃為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旂峯旆旆膏田丹井靈氣所會有多有蘭為秋為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噫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與其弟璉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為予言文光之善旦日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為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為解苟有可為焉知其無不為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為而有所不

為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為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  
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為宜云後予直翰林聞 朝廷賜文  
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  
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  
栖道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璉又知好文學予敢愛  
於言乎按鞏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  
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  
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為無錫人益生及生滋生將仕郎  
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寔生昭奎是為文光真人也  
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  
屋上鄉人以為火也操具昇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  
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為歌詩興趣自然有

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於里亦且  
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瞿聃之書至  
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屏華絕欲獨念無他  
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琰按察浙  
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吳人  
祠子游藝也因為立學官焉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  
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滿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  
為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身  
從桎梏乎謝去薰俗以黃老為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  
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為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  
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亢桑子莊子  
列子規制弘敬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  
老弗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為州道判又進道正以

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處而時靈外應人莫  
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為鄉錫山祝之雲族而雨蝗悉入具  
區歲大熟長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館為  
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  
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為玄元萬壽宮仍住持提  
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為玄中文節貞白  
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  
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  
法亦不徇流俗為祠以奉祀又為求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  
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  
養親煖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尤淳族人里中子  
弟不暇教者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  
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漢焉晚自

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  
游寥廓又為棲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  
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  
下為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兄弟歷  
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為  
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  
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  
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屬以傳法度之事以  
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  
別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翛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  
十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  
非所謂卓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為真人始  
自禁廷錄旨識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制而命之所

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 朝廷任祝釐之事  
不然亦當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  
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著者  
疇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  
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瀾千里升爲雨  
雲濯 秋明煦 晨暎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爲  
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真館邃嚴金碧珠璣雲霞蔽虧日  
月吐吞消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純  
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襲體曠暝稼穡有  
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  
太霞下卻塵紛審于九淵歸息天根鬱 丘園遺劍在焉家  
廓歲年永懷孤騫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尚書  
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微至須丞相上  
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爲章往白丞相丞相  
病在卧内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  
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  
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  
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  
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  
中書叅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  
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  
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

其像屬翰林字士承旨趙公孟頫為贊以聖識之陝西行御  
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  
為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溢岸壞  
漂廬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為至水次登壞岸眾危之然水立  
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  
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  
而傳之真人諱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  
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為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  
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奕然見而異之 猶子誠  
明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 張真人掌教時皆  
親禮用之

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  
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

### 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  
大宗師玄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  
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為真君高真  
明李天樂為真人穆王二師為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  
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 天子為出尚服賜之鎮  
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  
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  
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々有遺世之意八月  
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  
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直景若冲等  
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為國光華於秦有文獨以道

著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癘容容  
于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真  
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々鄙涼  
亦皆寬敦終南峨々仙游有一口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之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  
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以某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  
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某醫藥施謝之積粗贍即閉門  
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  
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  
事也將以此爲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爲棄寡過耳誠慮  
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父之四山中有  
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

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  
希文以爲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爲  
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  
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  
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  
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泰定改  
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  
剛介堅鷲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  
土田之入廬告之完公而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  
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詎公  
前席宜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某法師玉隆萬壽宮焚脩  
提點未行文教之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  
且上有 璽書之賜而希文翛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爲己

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滓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  
為書寄別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  
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淨吾骨  
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  
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為道士四十年  
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  
嘗與希文俱來為之言曰子為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為  
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竒蹤一隱兩五百陽品發輝表靈赫我興  
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為世則忽焉法之不可測鏘金為音  
玉為畫表歸其土填无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

玄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于京師年  
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  
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  
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玄教本始于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  
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  
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戡始上溯唐宰  
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竒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慶顙美鬚  
髯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  
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  
入朝

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帳從  
行幸 上祠陞殿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眾駭懼 詔公禱之立止



上幸日月山 昭睿順聖皇后病甚 詔公禱之即有奇徵  
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 上命公稱  
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為乃號公上卿  
命尚方鑄寶劍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  
玄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為真人掌教江南分  
集賢翰林為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邸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  
各置主掌為其道者復之無所與 上用言者焚道家經  
裕皇以公言入告 上為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  
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 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  
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勅百官錢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  
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 上召問  
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

為民先河成至于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輒  
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 上思與民休息公月  
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 旨意 上將命相  
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  
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 陛下勿疑完  
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  
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  
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 隆福太后又以 上意  
諭公善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履太平之盛致意天人欵以持保其盈成謂道  
家醮設事上帝其謹既尊信公則命為之如其方終  
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  
宮 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

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  
省政之事懇之為 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 詔天下復  
用其經錄章醮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  
特賜上卿

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 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陞大真人  
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 上尋加特進時  
太皇太后在興聖宮

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  
武宗

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為製名 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  
宮推明謙讓之道及

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 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

累朝舊德今為誰乎未及對 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

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印曰玄

教大宗師印 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

使國工畫公像 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

上親臨視識以 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

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

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

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

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 上知

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

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

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

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野亭午霏霧翳

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髮皆車蓋衣帽蔽之成冰花編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

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用集大成謀略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甚蕃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其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為教惰

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裳佩綬劔履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其澣濯上尊大官之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渝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時拯物常密幹於幾微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之怡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大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兒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康穆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

八人皆贈真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入爲真人徐懋昭陳義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真人者七佩銀章者四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時集嘗忝論譏其館敢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

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糜  
、時邁疇克求世係、張公玉色長身疑其冠衣作 帝外  
臣小大有位率躬課效我則無爲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波  
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成宗肅、  
武廟歷資保贊 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有成屬  
我無汗隆盛德不墮寵亦隨至出多富築安尊孰擬四十七  
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

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筵俄去回光歛英飄風流

靈往來承乘陟降碩庭 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  
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篆玉  
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 國長久

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  
以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  
爲禁祝禱祈章醮符錄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  
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  
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從  
之門戶頗寬弘襍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  
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  
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之主  
自 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

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為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  
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  
奉 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  
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  
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  
知為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其  
高潔接其徒極巖峻間世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  
相見則予實實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  
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  
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  
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  
與人有競意曰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為岫雲僮也輒  
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烹水瀹而食

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叩岫雲之室者  
分簞食共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  
耕獲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  
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  
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為何事耶辭  
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  
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  
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  
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  
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為也郡中先  
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  
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  
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玉清觀之人處之仙游山

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蕪陶甃竹石不約而  
輯有山木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  
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  
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  
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  
顏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  
化爾公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鍾  
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丐一言予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  
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  
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時徧與所識書別略無他意其弟子  
彭致中瘞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爲請始悟鍾記  
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  
字非予有倡頌晉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三

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遊山昭清觀住持提舉  
云銘曰  
六十一而化藏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落月山木秋簞食  
屢空吁不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一

(附)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翰公使文公  
之五世孫炘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  
生文藁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  
歸及同門之友編緝之得在 朝藁二  
十卷應 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  
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

朝時為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  
田之藁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  
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

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  
游應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  
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  
歸  
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  
門  
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  
餘  
叢而為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  
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  
與  
是年十有二月 門人李本謹識





家以道德文學繼成均頌臺史籍經筵  
游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兩著述則  
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  
儒臨川塵履銷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  
人子弟講明道義激揚辭賦以其緒餘  
叢而為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幾於此而可見與  
是年十有二月 門人李木謹識

